

書魚黎語



大會堂高座展覽館本周舉行「鄧爾雅書法展」，主事者為翰墨軒的許禮平先生。鄧爾雅（一八八三至一九五四）係香港文化史上卓然兀立的大家，其集詩、書、畫、篆刻、考據諸藝於一身，在藝術與學術上的造詣殊非泛泛。

不佞前年編纂《歷史的足音》、歷代詩人詠香港》時，曾輯入鄧爾雅的詩作九首，如《宋王臺》、《赤柱山》、《香港》、《大埔》、《懷二楊》等。

今日的香港青年可能對鄧氏生平皆不甚了了，茲簡介如下：鄧爾雅原名薄，後改萬歲，字季雨，號爾雅，亦作爾疋，別署大雅、山鬼、室名漢竹庵、綠筠園。廣東莞人。父蓉鏡，種小學，富收藏，幼承家學，習書篆書，兼研篆刻。光緒三十一年（一九〇五）赴日留學，專攻美術。光緒三十三年（一九〇七）歸國，任廣州諸校美術教師，課餘則努力鑽研金石、書法。篆刻學黃士陵（牧甫），提拔話脫（黃氏保安徽黟縣黃村人，其幼子黃小牧是我初中時的英文老師，曾帶我們到距縣城八華里的黃家老屋去玩，廳堂上掛着黃理運的一幅對子，至今印象深刻：書法則學鄧承修，清麗秀勁，另於詩則學

龔自珍，亦卓然一家。民國七、八年（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）間，在粵北參加滇軍李根源將軍幕，投身護法戰爭。民國十一年（一九二二）離地香港，於大埔築綠筠園，以所度鄭萬歲唐琴綠筠堂名之。民國二十六年（一九三七年）粵風烈，遂從大埔移居港島。一九五四年九月病逝香港，終年七十二歲。著有《印雅》、《篆刻厄言》、《藝範草》、《文字源流》、《集唐宋詩影》、《聊齋索引》等，又與李根源合著《曹溪南華寺史略》。鄧氏早年參加南社，編號四百八十三，曾與蔡守、楊

風流蘊藉鄧爾雅

折、楊天驥、柳亞子等相唱和。寒窗拓園藏有鄧氏《綠筠園詩集》，於一九六〇年印行，其時作者已謝世多年了。該集遺詩係由其甥、著名學者容庚為之整理，復清商衍鑒為之選定。《綠筠園詩集》，由商衍鑒題寫，跋賦亦典雅不俗。

一九四〇年頃，時值香港割讓九十九年，鄧爾雅感時傷事寫下了組詩《香港》，其中一首云：「水隴山殘積歲差，東南何似問靈嬌。兒時聞道紅羊劫，故老寧忘鬢髮花。火煙歡換爭買賣，陸沈雙瞥見塵沙。石頭頑固蘊蘊

老，毋謂青春減卻些。」當時正是寇氛方張，山河日碎，非常時刻，詩人撫今追昔，感慨良多。

《赤柱山》詩題下有小序云：「香港志書作赤柱，實島上一村名。新會楊若山得清初官中沿海地圖作紅香，今島東有天后廟，俗呼紅香爐天后廟也。前此吾族人多居此者。」詩中有夾註，今以括弧示之，「故山已西屬，弱山東流。不信真吾土，胡為盡闢宮。」（瑣人屋，見《漢書》）「墓荒心史在」（宋行宮在九龍寨，今故墓尚在。）「地瘠（盤山則地瘠，人多則地瘠，見劉向《別錄》）」「肉林舞。糟酒如刀利，其如不厭惡。」就中所流露的家國情懷甚為濃郁，不愧為首投筆從戎、馳聘疆場的一名愛國書生。

詩人曾寓居大埔十餘年，故曾以《大埔》作為詩題，其中一首云：「幾百年前古在圖，當時有兩縣曰都：更名為此三杯酒，次即相傳合浦珠。舊屬傳羅說改得，更名官字始於吳；靈臺右延仍舊衍，深信移山巨及愚。」爛川都係南漢時為採珠而在大埔、合浦設立之軍事編制。大埔，也作大埔，今在大埔，位於新界中部，沙田之南，粉嶺之北。大埔海，即今之大埔海及附近海域。五代時期，大埔海至大嶼山沿海一帶，均為繁地針海鮮的地區。從以上舊什中，我們可以感受到鄧爾雅對香港這片土地的纏綿深情。

胡從經